

# 中都城怀想

□ 余同友

到中都故城时，正是黄昏时分。这是对的，面对这样一个曾经豪奢无比却突然间沦为废墟的短命的大明皇城，正需要在黄昏进入，因为黄昏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时刻，打量与感受一个复杂的故城，落日时分是一个最好的视角。

出人意料的是，中都城遗址前种植了大片的玫瑰，红的、黄的、紫的，在晚风落日中摇曳。像明王朝官员朝服上绣绣的艳丽“补子”，缝在古城外苍灰色的大地上。走过这片花园，迎面是三孔悬空式券顶拱门，城砖青黑，苍苔累累，前一日才下了一场小雨，洞内甬道上泥泞黏脚。站在高大的门洞内，轻轻说一句话，就有一阵阵回音，好像在提示着皇城正门的威严。600多年风雨沧桑，皇家宫殿当年的气势似乎还在顽强地喘息。

这不由人不追索这座皇故城的来历。洪武二年（公元1369年）八月，全国统一，天下大局已定，朱元璋召集诸大臣，议论建都之地，他听了大臣们关于在长安、洛阳、汴梁等地建都的意见后，认为“所言皆善，唯时不同耳”，提出“临濠前江后淮，以险可待，以水可漕，欲以为中都，何如？”可以想象，听到这个消息时，那一帮一直跟着他打江山的淮西老乡是多么欢欣鼓舞。多年征战，他们这时都位居高层，能以这种方式衣锦还乡那真是快何如哉，况且，这主意由皇帝说出。于是，除了出生浙江的刘基反对外，大家一致赞成。当年9月，皇帝下诏以临濠为中都，按京师规划设计建造城池，后又取“中天下而立，定四海之民”之意，改临濠府为“中立府”，因中都城宫阙在凤凰山之阳，从此，天下有了个叫“凤阳”的地方。

朱元璋有谋略，在家乡凭空营建一个体量巨大的都城应该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，也做了很多前期工作。当时，负责工程的左丞相李善长调集了全国百工技艺、军士、民夫和罪犯等，参加营建的劳力不少于百万之众。建筑所用的木材，

不仅“令天下名材至斯”，还遣使到尚未归入图籍的海外附属国“求大木”。其他材料也来之不易，如为了建造大型社坛，又命工部取“名山高爽之地”的五方之土，这些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五色土，竟是从直隶应天府并河南等十余省取来的。建筑墙体先用白玉石须弥座或条石做基础，上面再垒砌大城砖。而承造城砖的包括长江中下游22个府70个州及中都各卫所等。砌砖时，以石灰、桐油加糯米汁作浆，关键部位甚至“用生铁熔灌”。在凤阳县博物馆，大厅里立着一个从中都城城金釜运去的巨大的立柱石础，其上蟠龙缠绕，体态曼妙，据说是世界石础之最，足见整个中都城建设“穷极侈丽”与不计工本。

这一切似乎都说明，建中都城是当时大明帝国的一件大事。可是，6年后，也即洪武八年（公元1375年）四月，就在中都城即将完工之际，朱元璋却突然下诏罢建中都。这一决定于情于理似乎都不通，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确切说出罢建原因，历史，在这里显出了它的诡异。

沿着当年的马道，走上旧城墙，眼前顿时开阔起来。城墙上长满了草，墙内大片土地上，旷野无人，芦苇正在抽絮。而几年前，城墙内还都是居民，猪圈、草垛、农舍就建在宫城地基之上。近年来，当地政府花了很大气力，搬迁了近万户居民。当年名为“金水”的皇家禁河，在夕照下，真的呈现出金水泱泱的景观，一个老农头顶草帽，安静如雕塑般地站在河边垂钓，此刻，他不关心历史，只关心着水下的动静。

视线从西北掠向东南，凤凰山、万岁山、日精峰、月华山一脉相连，虽然当年的万间城阙都成了土，但仍可想见“枕山筑城”“席山见殿”的皇城气势。有一件事似可佐证皇城规模之大：上世纪60年代，上海市建防空洞，急需大青砖，当地人便以一砖5分的价格，扒城砖转卖墙砖，直卖了100多万元。

据记载，中都城营建过程中，朱元璋曾两次亲临。第二次来时，城池工程已近扫尾，展现在他眼前的是怎样的一座巍峨连绵的大城啊！我猜测，他也是在黄昏时分登上了大殿，极目远望，向南是三面平野，前有长江天险，后有淮水东流十里，凭水为阻，帝国基业于此龙兴，也一定能于此江山永固，一念至此，他信笔为已经建好的“鼓楼”题匾——“万世根本”。

晚风吹着城墙上的野蓬草，那个谜一样的问题此时又浮了上来。朱皇帝到底因为什么突然罢建中都？

《明太祖实录》上只是轻描淡写地记载：“诏罢中都役作，上欲如周、汉之制，营建两京，至是以劳资罢之。”这个理由只能说是一种隐约其辞的官话。后来人对此也多有猜测，其中流传较为广泛的一个说法是，建中都城的工匠，盛夏酷暑，饮食失调，不堪督工催促相逼，便暗中做出反抗，沿用古代“厌胜法”，在建造宫殿顶部时，藏下器物，诅咒朱家王朝不得安宁。结果，闹出了“工匠厌镇”事件，李善长奏请皇上，要把这些工匠全部杀掉，是所谓“重役伤人”而罢建。这个说法在史书上有记载，但似乎并不能说服人。毕竟，罢建中都都不是一件小事，朱元璋是一位机心甚重的皇帝，做出这样的一个“惊变式”决策不可能仅仅因为几个工匠玩了一次大不敬的小把戏，一定是某种东西触及了王朝的“万世根本”。

于是，另一个说法便显得更有说服力：中都即将完工时，以李善长为首的那些开国勋臣，怀着光宗耀祖的心态，纷纷在中都城边置地建房。他们自恃功高，我行我素，百里之内，宅第相望，因大权在握，他们结党营私，任人唯亲，还利用盘根错节的宗族、乡里关系，扩大一己势力，更有私养奴仆、曲部、义子，形成各自的武装力量。这，就危及了帝国的根本。朱元璋第二次到中都，一定了解了这一切，待他回到南京，又得知刘基被

胡惟庸毒害，他猛然意识到了刘基当年反对他定都临濠的良苦用心，就是为了抑制淮西勋贵势力的滋长。这一天，黄昏来临，一群乌鸦背负着落日的阴影飞过南京宫城大殿重檐时，朱元璋幡然醒悟，当机立断，即刻天诏“罢中都役作”。

山程水驿，快马兼程，当官家的消息随着“的的”的马蹄声传到中都城时，不知那些官员与都城营建者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。罢建的中都城，立即没有了呼吸，官员走了，工匠走了，民夫走了，空荡荡的大城骤然僵死。风来了，雨来了，虫来了，野草也来了。城垛慢慢坍塌，地基渐渐下陷，实木一天天腐烂。在最初的敬畏与恐惧过后，周边的农人又开始驻扎进来了，拆砖盖房，起石为基，大殿上养鸡，城河里洗菜。很快，这里成了一个山野村落。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的唯一一次，一个王朝的宫阙由自己亲手建起，又由自己亲手销毁。

坐在城墙上，青草的气息弥漫，一头长腿细腰碧绿莹然的螳螂，在草间跳跃，然后，伏在一块老青砖上凝然不动，歪着它那与身体不成比例的大脑袋像哲人一样沉思。

从中都故城去往鼓楼，驱车只消十多分钟时间，它本就是当年中都城众多附属建筑的一部分。如今，只有它还保持着600年前的姿态站在凤阳城中。落日楼头，烧霞满天，夕阳再次照在朱元璋题写的匾额上——“万世根本”。那几个楷书大字，一笔一划，端正严谨，他挥毫时，一定倾注了所有的气力。

什么才是万世根本？鼓楼下，是繁华的云霁街，市声喧嚷，人流涌动。鼓楼广场上，小城居民跳起广场舞，有人带着宠物狗来看热闹，小狗们也不怕人，睁大萌宠的眼睛，扭动柔软的身段，颠颠地跑到我的跟前来，叽咕着嘴似有所诉说，它要告诉我什么呢？

广场上这一刻的祥和，让我有一种要流泪的感觉，也许，真正的“万世根本”就是把人民装在心里吧。

◎ 食话

自从我开始吃素，妈妈就一直说，你才40多岁啊，就要吃素了。我总是说，我都40多岁了，还不开始吃素啊。

我妈妈还是很难过，你回来过年，都没有好东西做给你吃。

我说，还有炒素啊，最好吃的好东西。

炒素，每年过年，我妈妈都会做的一个菜，也是我们家的传家菜，外婆传给妈妈，妈妈传给我，我没能接得住，做菜的方面，我可算不上行家里手。

因为我吃素，不是过年，妈妈也做了炒素给我吃。

看着我吃炒素，我妈妈就给我讲起了一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姨婆：一直没有嫁人，长年吃素，有一年过年家里做了炒素，就给她送了一碗去，寒冷冬天的傍晚，她捧住那碗炒素，非常欢喜，连连致谢。

后来呢？我问。什么后来？我妈妈说。那个姨婆后来怎么样了？不知道啊，我妈妈说。

我妈妈总是这么讲故事的，也总是这么回答问题。就好像如果我还写作到夜深，她会走过来跟我讲，不要写了，没有人看的。我马上就会去睡觉。

我听着这个从来没有嫁过人并且吃素的姨婆的故事，吞了一大口炒素，真好吃啊，炒素里的油面筋，能配三大碗米饭。

我曾经以为只有我家过年才做炒素，就好像我曾经以为只有我的痛苦才是痛苦。过去的这一年，经历父亲病危，抢救，插管，拔管，插管，气切，抢救，病危……无数崩溃的时刻，也终于看到其他人的生

我之外的世界，所有生命的悲喜。我不再轻易地说除了生死都是小事，也不会再说我没有钱了、世界就没有了这种话，我要说一句了：我们都要撑住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我的父亲已经封管，能够说话，也能够自己吃饭了，我很感恩，我感恩一切。

我是从我父亲第一次抢救的那一夜开始吃素的。

图片来自网络



# 炒素

□ 周洁茹

# 母亲辞灶

□ 魏益君



辛本亮文 任天线图  
图片来自大众网

“岁暮方思媚灶王，香瓜元宝皆麦糖。粘口何需多如此，买颗先命小儿尝。”又逢腊月二十三小年，我会想起母亲辞灶，想起小时候我在母亲身旁祭灶的甜美时光。

乡下民俗中，腊月二十三这一天，家家户户都要举行祭灶辞灶仪式，人们送灶王爷到玉皇大帝那去拜年，禀报一年来尘世的情况，所谓“上天言好事，下界降吉祥”。

腊月小年辞灶，虽然比不得春节那样隆重，但在母亲的操作中，却格外郑重。这一天，母亲会集合儿女们大扫除，把房屋里的橱子、箱子、柜子、桌子等，所有能搬动、抬动的家具都搬到院子里，不能搬动的大家具，就用东西遮盖起来。搬空了家具的房屋，一下子就显得空荡荡了，母亲就用一根竹竿捆绑上笤帚，开始清扫房屋四壁。笤帚所到之处，灰尘纷纷飘落。我们小孩子也不甘落后，拿起抹布擦洗院子里的家具。屋子里打扫干净了，擦得锃亮的家具开始回归原位，老旧的房子一下子变得焕然一新。母亲爽快地笑了，揽着我们说，你看咱们家多干净啊，让灶王爷上天好好汇报吧。

晚上，母亲把全家人聚集到一起，开始祭灶辞灶。在厨房的灶君前，母亲摆上了柿饼、花生、瓜子、点心等供品，然后燃一炷香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今天是腊月二十三，灶王爷爷您上西天。少说闲言碎语，多捎粮食多捎钱。再待七天来家过年。”母亲一边念叨着，一边把白天在集市上买的灶糖，抹在灶君的嘴上。那灶糖是用麦芽糖做的糖瓜，吃起来很黏牙，人们就是想用这个黏牙黏嘴的糖瓜，黏住灶王爷的嘴，上天少说坏话。我不知道那灶糖是否能黏住灶

君的嘴，反正那灶糖是没有黏住我的小嘴巴。在母亲念叨的时候，我开始吃母亲递给我的灶糖，那灶糖黏性很大，一张嘴巴，灶糖在上下牙间拉的老长，好爽。

一炷香快燃尽的时候，母亲冲院子里的父亲喊，放炮吧。紧跟着，噼里啪啦的鞭炮在院子里炸开了花，母亲开始将“吃饱喝足”的灶君像揭下来点燃。随着灶君像化作一缕青烟，一堆灰烬，母亲带领我们虔诚地磕头，那神情，像放飞一个寄托，等待一个希望。

辞灶年年有，可是，有一年的辞灶在我们家却推迟了。

那是1995年冬天，父亲患病需要手术，手术时已进腊月，半个月后父亲依然不能下地行走。眼瞅着腊月小年到了，父亲还不能出院，母亲决定二十三不辞灶了。因为在母亲的眼里，辞灶必须家人齐全，如果父亲在外回不来，怕“越辞越远”，何况父亲身体还不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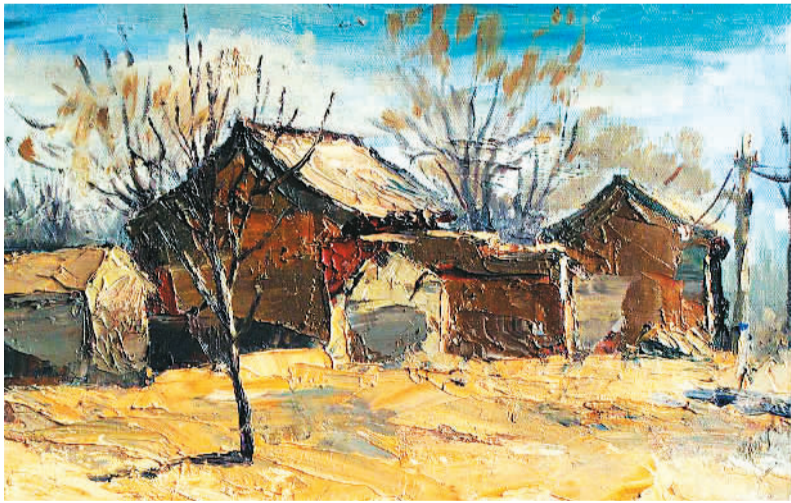
春节临近的时候，父亲出院回家了。那天，母亲喜笑颜开，说，今晚辞灶。我说，可小年已过了呀。母亲说，春节还没过呢。那天母亲特别忙碌，找来竹子、秸秆等，扎架糊上纸做成了猪羊和一匹马。晚上祭灶辞灶的时候，从来没有过的隆重，不仅有纸羊、纸牛、纸马，还摆了鸡、鱼、肉、大馒头等以前少有的供品。随着纸羊、纸牛、纸马伴着灶君像化为青烟散去，母亲双手合十：灶王爷爷，骑着快马上天言好事吧，给我们家多降吉祥！

辞灶，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。母亲的辞灶，更多的是对家庭，对亲人的至诚呵护，对美好生活、幸福日子的至情期待。

◎ 小小说

# 就恋这把土

□ 许心龙



图片来自网络

好像是一眨眼的功夫，一条高速公路就飘到眼前了，真让人觉得真是赶上了天上掉馅饼一样的好事。但这只是大多数村民的感觉。种了一辈子或者说几辈子的土地，一下变成了高高在上的封闭的大公路，手里捏着镇干部送来的厚厚的一叠钞票，林如福老汉竟哭起了鼻子。

林如福难受，他的独生子可高兴坏了，这下开个饭店做个小生意不就有了本钱？连胖胖的儿媳都高兴得哼着直唱歌呢。林如福不禁顿足骂道，一对没脑子的家伙，吃了今天不讲明天了吗？但让林如福老两口有所安慰的是，镇里安排他到高速公路服务区打工，每月领了工资，也算是人性化的照顾。老伴没想到，林如福还有他自

己的算盘。

林如福第一次从高速公路服务区上班回来，老伴发现他电动车前篮筐里装有一个黑色食品袋。不透明的袋子鼓鼓的，肯定是老头子给她捎回来的烧鸡，或是一块牛肉什么的。老伴忙去迎接，伸手一拎，沉甸甸的。林如福拔下车钥匙，笑着望着她也不多言语，样子很神秘。

老伴说，这兜里装的可是宝贝啊，比烧鸡还烧鸡，比牛肉还牛肉呢！说着，走到西墙根，口朝下倒了出来，噗噗流出的竟是田里的黄土！

神经了不是？弄儿子黄土回来，才这么两木锨，能干啥？老伴随口埋怨起来。林如福依然笑眯眯的，望老伴一眼，又望那堆黄土一眼，表情神态好像说：你等着瞧吧，会给你个意外的。

第二天林如福回来，又用那黑色的塑料袋装了满满一袋黄土。这之后，林如福下班再回来，老伴就不去迎他了。你折腾你的，我看我的电视剧。

把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打工挣的第一个月工资交给老伴时，林如福折腾来的那堆土已经小山似的了，一把大雨伞恐怕也遮不住。他趁个礼拜天把那“小山”摊开了，撒上了两捧麦种，还像模像样地在四周打了田垄。

接下来的一周里，随着林如福有规律地出出进进，“土地”的面积不断扩大。老伴忽然发现嫩黄的麦芽探出了头，密密麻麻，噉噉喳喳，一种久违的感觉油然而生，她不由深吸了一口气。

好像水灵灵的韭菜真冒出来了，或者是烂漫的油菜花已经花香四溢。

这天下班，回到家里，林如福端着杯茶，久久地望着庭院里郁郁葱葱的小田地。望着望着，眼前出现了奇异的景象，只见那堆土像黄金一样闪闪发光，闪闪发光的黄金下面，是一间精致的小房子！林如福不禁揉揉双眼，只怪自己老眼昏花了。

不觉春节到了，儿子一家回来过年。看到院子里的三块小田，先是惊讶，接着赞叹。儿子说，我爹就是有心，种了一辈子庄稼，还没种够，看来我爹是离了土地就没魂了。小孙子很稀罕，以为那是给他搭的舞台，不由分说，一下子冲到了田里，慌得当奶奶的忙把孙子拽了下来。奶奶边给孙子掸着裤腿上的土屑，边说，你要翘了你爷爷的麦田，看他不打烂你的小屁股！

年夜饭，林如福高兴。看着孙子活蹦乱跳，他高兴，再就是高兴自己又种上了庄稼，院子里一派生机，爷俩就多喝了几盅酒。电视上的春晚节目正热闹，小孙子不时啪啪拍起小巴掌。林如福打了个酒嗝，晃着站起来示意儿子到院子里。

林如福望望深邃的夜空，远近不时有鞭炮声传来。林如福抬手指着脚下的“田地”。儿子说，爹又有自己的田了，多好呀。他没接儿子的话，手依然指着，好像还哆嗦了几下，许久才说，你也快30的人了吧。儿子顺口说，爹，你爱种啥种啥，只要你乐意。

林如福慢慢地蹲在了田边，伸手抓了一把土，反复揉搓起来……